



书坊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1年6月26日 星期六

好 / 读 / 书

读 / 好 / 书

□美编：
曲鹏 陈明丽

提起鲁迅，人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金刚怒目、深沉严肃的形象，最近大火的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，却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有些可爱的鲁迅。实际上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，对鲁迅的研究是最系统、最充分的，鲁迅的形象也是最丰富的。今年恰逢鲁迅140周年诞辰，各种传记和研究作品不断涌现。薛林荣著《鲁迅的饭局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该书从“吃”的角度还原了一个有烟火气的鲁迅。由饮食及生活，由文学及文化，鲁迅的饭局本就是重要的文化现象。

□海美

宴饮谈笑有鸿儒

鲁迅是“透明”的。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积累，关于鲁迅的各种材料基本被网罗尽，他的“朋友圈”、他的“草木”、他的“游历”等等，都被挖掘了出来，《鲁迅的饭局》则又锁定了他的餐饮社交。

鲁迅的餐饮社交活动主要在北京和上海。鲁迅初到北京，是一介单身汉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遇到饭点，不是出去蹭老乡和朋友的饭，就是与三三两两的同事、朋友频繁下馆子，请别人在家里吃饭的情况几乎没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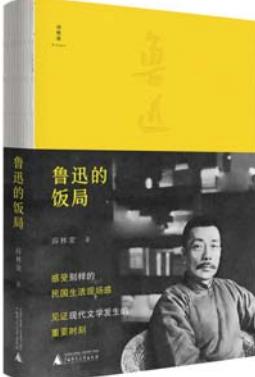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鲁迅工资从最初的60元涨到200多元，在当时已属高薪，下馆子绰绰有余。仅1912年5月至12月，鲁迅就下了30多次馆子。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几乎成了他的食堂，前后去了20多次。鲁迅的早期饭友以教育家许寿裳、翻译家钱稻孙为主。

生活安定下来后，鲁迅家一直门庭若市，“五四”新文化史上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名字，都与鲁迅家或多或少有一些交集。即便是鲁迅尚未成名时，访客也是接踵而至。客人来谈事，恰好碰到饭点，如果不是同去饭店吃饭，便留下吃家常饭。

《鲁迅的饭局》显示，鲁迅“留饭”大约有62例，其依据是鲁迅日记的记载。当然，日记并不是科学素材，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，某件事记或者不记，都在勤懒之间、一念之间。1920年7月至12月，鲁迅日记中大都作“无事”二字，大约此时为生活所累，或者注意力停留在其他方面。1921年大部分日记也极简约。

尽管如此，这些记录还是能大体勾勒出鲁迅的餐饮社交图景。正所谓“谈笑有鸿儒”，62例留饭记录中，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及其家人，不仅留饭，还给孩子们买糖果和玩具，这在情理之中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蔡国亲、许季上、魏福绵、阮和孙、钱玄同、许钦文、孙伏园、李遐卿、齐寿山、车耕南、李小峰、台静农、天行、蒋径三、张协和、瞿秋白夫妇、许寿裳、茅盾、郑振铎、张梓生、邵铭之、萧军、萧红等名人。

从萧红写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到，鲁迅晚年几乎不停地忙接待。他下午两三点钟就开始陪客人，陪到五六点钟，留客人在家吃饭，饭后还会在一起喝茶。前一拨儿客人



《鲁迅的饭局》
薛林荣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里，孙伏园经常是鲁迅的座上宾。

由于鲁迅与孙伏园都是绍兴人，彼此交谈多用绍兴土话，其准确程度往往胜于书面语。语言上的贴近使两人感情上自然贴近，一些鲁迅不愿与别人提及的话题，倒愿意与孙伏园谈论，可谓无话不谈，所以一起吃年夜饭也就不稀奇了。不过，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，更多是围绕《晨报副刊》进行。《晨报副刊》是中国副刊的“起首老店”。“五四”时期，副刊是文化舆论界的重镇，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和文学思潮。《晨报》的前身为《晨钟报》，创刊于1916年8月。《晨钟报》创刊伊始，便重视文艺副刊，李大钊在《晨钟之使命》的发刊词中明确提出，新文艺要“犯当世之大不韪”，“为自我觉醒之绝叫”。“五四”运动

聚丰园是地道的杭帮菜馆。从鲁迅当天日记判断，出席“达夫赏饭”之局者共有8人，分别是：鲁迅、郁达夫及其夫人王映霞、柳亚子及其夫人郑佩宜、郁华及其夫人陈碧岑、林微音。

“达夫赏饭”之局散席时，郁达夫拿出一幅素绢，请各人题词留念。鲁迅当场写出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赠郁达夫，字的上角写有“达夫赏饭，闲人打油”八个字，以记录这是郁达夫请客时所写。所谓“闲人”，是鲁迅的自嘲和自谦。

“达夫赏饭”之局近半年后，鲁迅在为郁达夫书写对联的基础上，写了一首著名的七律，赠给南社诗人柳亚子。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有如下记载：“午后为柳亚子书

鲁迅餐桌上的文化逸事

还没有走，后一拨儿客人已经来了，于是又陪下去，常常陪到十二点钟。

到了1936年，鲁迅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，由许广平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。半个钟头之后，许广平到楼上去取盘子，有时饭菜竟原封未动。

鲁迅迁住上海大陆新村寓所后，萧军、萧红是留在鲁迅家吃饭最多的人，一段时期甚至是仅有的两个人。1936年4月之后，萧军、萧红也不再在鲁迅家留饭，直到当年7月15日，“广平治馔为消炎饯行”。这是鲁迅逝世前，邀请客人在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。

副刊汇聚文化先锋

从《鲁迅的饭局》可以看出，现代文坛上许多重大事件是在饭局中商定或展开的，比如鲁迅与巴金、茅盾、叶圣陶等人创办《文学》月刊的决定是在饭局上达成的，萧军、肖红、叶紫成立左翼文学团体“奴隶社”也是在饭局上向鲁迅提议的。《晨报副刊》作为支持新文化运动、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主要阵地，其主编孙伏园与鲁迅的餐饮社交也堪称佳话。

1922年1月27日，在北京八道湾的家中，鲁迅与孙伏园同吃晚餐。这一天是除夕之夜，鲁迅邀请孙伏园到家，“饮酒甚多，谈甚久”，足见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。

孙伏园是中国报业史上著名的“副刊大王”，与鲁迅是绍兴同乡。1911年，孙伏园在初级师范学堂读书时，鲁迅正是这个学堂的校长，两人是师生关系。到北京后，孙伏园与鲁迅交往甚密，两人亦师亦友。鲁迅去西安、厦门、广州，孙伏园也一路随行。甚至鲁迅定做衣服，孙伏园也会陪同。所以，日常的饭局

前后，《晨钟报》是《新青年》之外的又一进步刊物。

《晨报副刊》主编是孙伏园，刊名也是鲁迅起的。孙伏园任主编期间，注重从白话、标点、学术性、民主性、趣味化等几个方面着手提高副刊的影响，并约请梁启超、胡适、王国维、鲁迅、郁达夫、闻一多、徐志摩、冰心、刘海粟、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撰稿，介绍新知识，传播新文化，宣传新思想。

鲁迅的作品除发在《新青年》外，大都寄给了《晨报副刊》，共计有50余篇。最著名的是《阿Q正传》，此外还有《不周山》《肥皂》，以及杂文、学术论文和译文。沈从文的处女作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也发表于《晨报副刊》。

此后，孙伏园一直致力于发展新文学，保持了《晨报副刊》在思想界、文化界的广泛影响，如周作人的一批文艺评论文章、冰心寄小读者的散文、汪静之等湖畔派诗人的诗作等，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深具影响。

德国文学评论家本雅明认为，20世纪以来，“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”。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，可以视作该论述的最好注解。

饭局上写出佳句

文化人聚在一起，酒足饭饱意正酣，往往会激发灵感火花，产生文学名篇。《鲁迅的饭局》里就谈到了一段佳话。

1932年10月5日，郁达夫因其长兄郁华自北平调任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刑庭庭长，在聚丰园设宴庆祝，请鲁迅、柳亚子等作陪。这便是现代文学史上“达夫赏饭”的名局，饭局还成就了鲁迅的一首传世名诗。

一条幅，云‘运交华盖欲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。旧帽遮颜过闹市，破船载酒泛中流。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。达夫赏饭，闲人打油，偷得半联，凑成一律以请’。此诗后被收入《集外集》时，“旧帽”改为“破帽”，“破船”改为“漏船”，并题为《自嘲》。

鲁迅的这首诗是现代诗坛的杰作，特别是“横眉”“俯首”句，成为代表鲁迅精神话语的一面旗帜。郭沫若在《鲁迅诗稿序》中赞美这一联道：“虽寥寥十四字，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，爱憎分明；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，表现具足。此真可谓前无古人，后启来者。”

鲁迅也很喜欢书写这首《自嘲》诗。1932年12月21日，鲁迅为友人写扇面时，写的就是这首诗，并将诗中的“对”字改成了“看”字。影印本《鲁迅诗稿》中可以看到鲁迅写的这个扇面。所以，存世鲁迅《自嘲》墨迹共有两幅，均可视作“达夫赏饭”所得名联的衍生品。

在《鲁迅的饭局》这本书里，鲁迅不再只是文学战士，而是一个有生活气，并活得有滋有味的人。在文学上他就兢兢业业，从不懈怠，做翻译、宣传文艺，似乎每一刻都不容浪费。此外，他会因福建来的邻居夜间吵闹打扰休息与创作而烦闷，甚而厌烦了闽人闽菜。他也会因公务员应酬工作的无聊而发些牢骚，吐槽一下厦大的屋子和风景，在异乡清冷寂寥的晚上“饮酒甚多”，与同乡在饭桌上谈论家乡发生的大事件。

从这本书中，可以看到鲁迅为敦促周作人翻译写作而心急，外出即使摔了一跤也要去买糕点，按许广平“小鬼”之头以示爱，为买宅院而前后奔忙请客吃饭……这样一位真实的鲁迅，着实是可爱的。

